

第十二回 賴徒夫死裡獲生機 花總戎美中尋不足

詞曰：

欣然作惡。恬然下毒，只好沒冤家。狹路相逢，避他不得，方叫一聲呀。

合歡既已作根芽，何不待開花 甜桃不認，翻疑苦李。咄咄費咨嗟。 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花天荷聽見柳青雲說獻夏按台的遺計是他新聘定的女子所作，立喜得心花俱開。因對柳青雲說道：「天下怎有如此賢才女子。恰又是我花棟所聘。恰又助我花棟成功，真快事也！今日烏紗已好戴了。白馬已好騎了，正好去謝媒迎嫁。只可惜吾兄又要進京會試，無人引進，卻將奈何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到京。不中可速回；中了，亦必速回、往返不過三四月，吾兄縱急催，赴任亦須挨到新正。倘能沿路稍稍盤桓。弟自當奔馳趕至，為吾兄執斧柯也。」花天荷聽了，大喜道：得兄如此周旋，謝知已矣。」柳青雲與花天荷商量停當。知萬萬不可同行，就要別去、花大本見兒子作了大官，便也不逼他去會試了。花天荷又留柳青雲住了幾日見會試的期近，只得瞞了人。親送他至杭州。方才兩個分手別去。正是：

一步同行一步樂，片時相聚片時親。

依依戀戀不忍別。方盡人間朋友倫。

柳青雲別了花天荷，上京會試。且按下不表。

卻言花天荷送了柳青雲回家，早有府縣官時時來請他上道。花天荷因有柳青雲的約期在胸中，便東拉西扯，只延挨過了新正 到燈節後方發馬牌。拜別父母兄嫂。即來廣東上任 一路府縣送迎好不丰采。花天荷在路上，暗暗思想道：「我一個秀才蒙按台力薦。又蒙皇恩重用。若不搗大藤峽之巢誅瘟火蛇之首，平靖東南，豈不負此一番舉動？」又想到：「搗巢之策，固萬無一失。但入巢之路叢雜幽隘，必得一稍有知識敢死亡命之徒，善觀方便 率眾深入 便無不成之大功矣。心中雖如此想 卻一時無人，也只得放開

忽一日舟行到閩浙交界的地方，只見岸上一個拉繃的徒夫。有些眼熟，一時也想不出是誰。因只管注目而視，此時小兩正立在旁邊，忽想來言道：「這個繃夫倒有些像福建長樂縣前與老爺廝打的那個賴秀才模樣一般」花天荷方看明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又聞道他問徒在此扯繃 想正為買盜扳人之事了、又想一想，自笑道：這賴秀才雄糾糾一個學霸，詐索人財 不期他運氣低。恰恰撞在我手中，只一二件事便弄得到這個地步。又可恨，又可笑 可憐。雖他自取。實是我懲之過重。今青雲兄已自中了舉，料不怕他作祟 今又恰遇我於此。也是他的災星滿了。他縱不才，也曾聖人門下作過弟子的，莫若叫他來誨訓一番，饒了他去罷。」因吩咐缸頭叫把扯繃的第九個夫兒帶過來

缸頭只認作是看見他扯繃不用力。要拿他責罰。忙跳上岸，就解下他的繃板繩子，將他解了，牽著就來。賴秀才不知是甚緣故。忙分辨道：「我好好扯繃，你扯我那裡去？」缸頭道：「若是我扯你。你倒造化了 是總戎老爺親眼看見你扯繃不用力，故吩咐拿你。」賴秀才聽見是總戎老爺拿他，連魂都嚇掉了。口中只連連叫苦道：苦呀，苦呀。」缸頭將他帶到缸上跪下 稟道：「躲懶偷力繃夫拿到。」賴秀才聽見缸頭夫如此稟他，他因跪在舵板上只是叩頭，大聲叫道：「小人是生來沒有大力，實實不是躲懶，求老爺饒命」花天荷因問道：「你既作繃夫，又何沒氣力？賴秀才答道：「小人不是慣作繃夫的，是問了徒罪在驛中，驛中差來拉繃的。」花天荷又問道：「你原是一個什麼人？為作什麼犯法之事。方問徒到此？賴秀才聽見花天荷細細問他，問到他傷心之處，不覺淚如雨下。放聲大哭道：「小人不瞞青天大人說，小人實實原是長樂縣學中一個生員 只因倚強恃惡，毆打有職官員，故革去衣巾。後來因懷恨不消。買盜扳害良善，不期天理昭昭，那盜當官不執證扳害之人，反一口咬在小人知情，故此又問了一個徒罪到此」花天荷聽了大笑道：「依你說來你這罪是賊害了你，你該怨他了。」賴秀才道：「小人若不買他扳人，他如何能咬我？此皆大理不容，小人自取之也。怨他也無用了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你如今到此田地，還想求生麼？賴秀才道：「生固不望，但只恨死得污辱無名了。」說到此言。忽又大哭起來。

花天荷道：「我若饒了你這污辱之死。叫你在該死去乾件大功名之事，你有膽氣去麼？賴秀才道：不瞞老爺說。若以當日衣冠論小人，小人雖出入聖門，實實是個無賴的禽獸。若就今日囚犯中論小人，小人雖日與豬犬為群，而廉恥之心尚未喪盡、倘叨天恩得脫此污辱之地，而使之蹈湯赴火，死於功名，甘心如飴矣。但恐罪惡深重之人，不能有此自新之路耳。」花天荷道：你可認得本鎮是誰？賴秀才道：「小人乃囚犯該死之人，如何認得天官老爺？花天荷道：「你若認不得，可跪近前，抬起頭來，細細看個明白。」賴秀才聽得鎮戎吩咐，只得爬上前兩步，略略抬起頭來，往上一觀，方看見便是縣門前圍著他廝打的花監軍吃了一驚，嚇得魂膽俱散。只好是連連叩頭道：「小人該死了，原來就是花老爺 小人該死了！」

花天荷見他驚慌作一團，因吩咐道：「你也不消驚慌，本鎮念你是個聖門中弟子，今一旦污辱至此。雖你自取，實亦可憐。今日本鎮不念你的舊惡，轉認你作個故人。欲吩咐驛官與你除了名字。放你回去。心下何如？賴秀才聽見。連連叩頭。道：「罪人觸犯天顏，死有餘罪，乃蒙天高地厚，不受誅戮，不致其死，真恩同再造矣」花天荷因即傳喚驛官來。吩咐道：「這個賴徒夫原是個文學生員，本鎮要帶他去軍前立功。你可在驛冊上除了他的名字。」驛官領命而去。花天荷因又對賴秀才言說：「你驛中徒夫的名字，本鎮已與你除去了。你這番回去，須要作個好人。不可又去作惡，負了本鎮釋放之心。」賴秀才見吩咐驛丞果除了徒夫的名字，感荷不勝。因再三叩謝道：「小人從前作過無限之惡，花老爺一毫不究。反哀憐死命。而曲賜生途。小人雖是禽獸，而受恩如此。亦願項領俱捐，而少報萬一矣 況故國回去實無面目。適又聞花老爺有功名之路。倘車輪馬足之下，有一勞可效，雖死於湯火如榮如今日矣，求老爺再開恩收錄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本鎮今日放你，是本鎮之情。你此時又感本鎮。依依不去，是你之情、汝要本鎮收錄，須知收錄之後，設有委曲，為功為罪則有軍法從事，而非用情之地矣、汝須斟酌。」賴秀才道：小人沒甚斟酌，自今以後之身，皆老爺所生之身，倘有效用之處，便任老爺，死亦死得有名矣 至於犯罪。又不待言矣。」花天荷聽了言道：「今汝能改過自新。發憤如此，後之功名可蓋先尤矣。」因替他改個名字，叫作賴自新。吩咐注在聽用冊上，又吩咐賞銀二十兩，叫他置辦衣服。不一時，賴秀才一個扯繃的徒夫，竟然煥乎一新矣。正是：

祿莫相中覓，官休命裡尋。

貴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臨

花天荷一路游游衍衍，忙忙行到福建，已是三月初旬。早已有會試錄報到缸上，看見柳青雲又在三十六名之上，滿心歡喜。料青雲決不至失信，必然趕回。使不沿途耽擱，竟一程一程前進。又不半月，早到柳家了。

此時楊夫人與藍玉小姐已知他中了解元，又薦升了總戎。今見他一到任即來他家，十分歡喜。因叫家人書童請入內廳相見，先拜見過諸座下，一面奉上茶來。楊夫人先申謝道：「小子頑劣無知，感荷花翁訓誨，提振得能上進，老身銘感不盡。今花翁大才大志，榮任兩廣。老身又不勝雀躍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姪承令即惠愛，互相琢磨，今得名成，上可繼令先京兆之書香，下足娛老伯母之朝夕，小姪與有榮焉。小姪又托老伯母福庇，欽任兩廣討賊，故特來拜謝。楊夫人道：「小子前日在貴府與花翁相去時，不知可曾有約花翁，幾時回家？花天荷道：「令郎曾約小姪，殿試過不候選官，即馳歸，為小姪以完前盟 又再三叮咐小姪留此以待。」楊夫人道：「小子既是有約，定不敢失言、既是這等，又要屈花翁少住幾日矣。」因吩咐家人收拾大廳後樓屋，請花翁住下，以便官府往來。花天荷辭謝仍在後園書房內住。府縣官員一人也不接見。

過了十幾日，望不見柳青雲歸信。只管延捱，又恐怕遲了上任之事。若要上任去，又恐怕親未成。只管耽擱，心下甚是躊躇不決、欲要楊夫人先做了成婚。因悄悄對一個得力的家人道：「你說老爺向日為我定的這頭姻事。前日上京臨別時，許我會試畢即趕回成全 今不見回，我又到任要急。煩你稟知太太說。此親在於何處？不消等你老爺回來，可先作得麼？」家人領花天荷的言語，只得報知楊夫人。楊夫人因向女兒商量道：「這姻事不知你兄弟怎生與他說的，要作親必待他回來方妙。只若等不得，請他先去上任。候青雲回時。送到任上成親罷。」楊夫人將此言吩咐家人，家人就一一稟知花天荷。花天荷又說道：「任上成婚也不為遲，只是前日付與夏按台的遺計，說是親夫人寫的，不知內中有甚妙處？若不作個親會明白 恐此去說差了，露出馬腳破綻了，便有許多不妙。求太太作主，早早玉成了。同到任上，便萬無一失矣。」家人又言知楊夫人，楊夫人又與小姐計議。

小姐因暗暗想到：遺計的冊子，自己所習，有甚不知？定要成親？此必是他催親之意。」細細想道：「不知他為何這急於催婚，莫非少年人欲情過重？又暗暗想道：我記得兄弟曾說，他說面目若不與兄弟一般，自願終身不娶、故兄弟不避嫌疑，竟將我許嫁於他。今見他如此急急求娶。又似有個飢不擇食之意。待我探他一探，看是如何。」因暗暗叫外書房中服侍的兩個童子進來問道：「這花天荷可曾問你麼？二童子道：「這花老爺當時搬問小的道：聽得說有一位親眷家的小姐。住在你太太身邊。果然有麼？小的回他沒有。花老爺只認作是小的說謊。」小姐因悄悄吩咐家童道：花老爺若再問你。你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兩個童子領命去了。

恰恰這日。花天荷在書房中獨飲。飲到半酣之際，忽看見當月初到園時題贈柳青雲的十首絕句還貼在壁，又看那邊一道白玉梨花恰有上似柳青雲之貌。因想道：「此雖一時快心之詠，今日看見卻轉似有心而題。青雲且許我新夫人與他無二。則此題不但贈青雲並贈及新夫人矣、可見凡事皆不偶然。」因又向兩個童子道：「我問你話，你再不肯明言。明日你老爺回來，我對你老爺說了。叫你老爺痛責於你，你卻不要怨悔。」兩個童子道：「花老爺問，小的怎敢不直告、但恐花老爺問的正是我家老爺吩咐小的不許我說的。」花天荷聽了大笑道：「既是老爺吩咐你不許說的 我也不怪你。但你老爺回來。此事是終要對我說的。你兩個何不獻些慇懃？先對我說了也見得你兩個好意，我決不對你老爺說就是了。」兩個童子又道：花老爺既講了不對老爺說，小的便不敢再隱瞞了。但不知花老爺要問何事？花天荷道：別的事不問你，只問你家太太與你老爺前日為我定聘的那位新夫人，如今在那裡？可就在太太身邊麼？兩個童子道：「不在我太太身邊。」花天荷又問道：「既不在太太身邊，又在何處」兩個童子道：「他在東園花影樓上居住。」花天荷又問道：「聽得這位新夫人的面目與你老爺的面目相同，不知果有此事麼？」兩個童子道：「像是或者有些像，但是小的們下人如何看得出、花老爺要知相同不相同，除非待小的們悄悄引花老爺去看。」花天荷大喜道：「可看得見的麼？童子道：「明看不便，也只好躲在大樹下等他到樓門口間耍（的）時 遠遠偷看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望得見就妙了，不知何日可去？」童子道：「明日飯後同老爺悄悄去可也」花天荷聽了不勝大喜，因打點明日到去偷看，不表

卻言兩個童子早暗入內報知小姐、小姐到次早。因叫三四個丫鬟，檢一個體態穩重的叫做垂絲，叫他穿戴了小姐的衣飾扮作小姐的樣 其二三個仍作丫鬟，悄悄用轎抬到東園花影樓上住下。吩咐他飯後假作看荷，露出容顏，與花天荷偷見。花天荷那裡得知、一邊吃過飯後 就催兩個童子回去。二童延捱了半晌。打聽得那邊安排端正，方叫花天荷仍穿了書生的儒衣，悄悄開了後花園門、領得他往東園而來、正是：

蜂蝶慣尋花。花能引峰蝶

你愛我復貪。誰知有差別

兩個童子把花天荷引得到東園花影樓下後面。有幾個大柳樹下藏了身子、回望園內 只望見園中樓上三四丫鬟。簇擁著一位盛裝的小姐。倚著樓窗在那裡看花玩耍。花天荷忙見一位小姐，方定睛一看。你道那女子生得如何？只見他：

著黛何嘗不遠山。腰肢也瘦似般般。

看來不獨司馬慣。即我端詳亦等閒。

花天荷著得詳細分明，不覺暗暗大驚道：柳青雲怎如此說，今幸被我早先窺見（個）。信他的言語。竟糊糊塗塗成了婚事 這卻怎生區處？喜得他（的）未歸，我明日只言上任要緊。且脫身而去。到任之後，待我再設法推辭他便了 正是：

來如花吐氣。去似柳垂頭。

只為妍媸幻，翻令喜更愁。

花天荷主意定了，遂急急走回柳家書房、叫花灌傳出令來！命管營發牌通知眾將士，明早准行。兩個童子聽見，忙悄悄報知小姐，道：「花老爺偷見了垂絲。認真是新夫人，看不上目。回來就傳令發牌，明早准行矣。」藍玉小姐聽了，卻暗暗歡喜道：「這才有些眼力，不是個癡人。」遂對楊夫人說知，叫楊夫人留他。楊夫人因叫家人稟花天荷道：「老太太拜上花老爺。說家老爺只怕也在早晚回來，求花老爺再寬住一二日 候老爺到家完了大喜 同去上任為美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再住兩日 候你老爺回好，但只是軍機緊急，不敢久留，已發牌明日准行矣 其餘之事，只好上任之後候軍機稍暇，遣人來謝。那時修書與你老爺商量罷。可多拜上太太，此時要留，恐不能矣」楊夫人著急，叫家人再三苦留、花天荷決意要行，必不肯住。

正在去留之際，忽報柳青雲已二甲殿試。不候選官，已趕歸矣。花天荷雖要出門甚急，見柳青雲將已到了 只得又住下 柳青雲至家。見了母親姐姐。知花天荷決意要行。隨即走到外書房中來，與花天荷相見，道：小弟為與兄有約，故早夜奔回 兄何為失信，要匆匆而去？花天荷道：「小弟為與兄有約者，正因吾兄之大失約而去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在吾兄面言不計則已，言之不實則已，豈無

失約之事。請兄面詰可也。」花天荷道：餘俱不足論，只是吾兄為弟所定之新夫人其貌若何？柳青雲道：「小弟原未嘗許兄太美不過僅如小弟而已，此前言也，為何今日忽又過求？若兄台今日之位高金多耶？花天荷道：「得如吾兄十之二三，弟願足矣！何敢過求？但恐一痕不似。相去天壤，則將奈何？」柳青雲笑道：「若有一點不似，兄前番相定。便當言之矣，何至今日忽言不似耶？花天荷聽了愈加驚訝，道：「凡人相戲。亦須有些影響。兄之戲而影響全無、這個姻緣雖蒙聘定，小弟只因深信吾兄，並不知為何等人物，今乃言若此，是相欺也」柳青雲道：兄台今日貴人也，但知責人並不自反。小弟苦辯，也一時難明，但請以兩言為決。前日為吾兄所定之夫人若是未曾與兄相對過，則是小弟欺兄，小弟甘受其責。若是明日相見，有一點不似小弟，則是小弟欺兄。小弟亦甘受罰。倘僅如小弟，而吾兄以今日之富貴而欲過求之，則非小弟之欺吾兄。實吾兄之欺小弟也、倘兄必不信弟之言棄盟而去。小弟又何強焉。」花天荷聽得柳青雲說得明明白白，只得應承道：「吾兄既於此認得明白，自是小弟多疑矣，謹謝罪、以如原約。」因又把已發的馬牌收回，依舊住下。

住便住下，終有三分疑惑。因又問兩個書童道：「昨日東園看見的。可正是我聘定的這位新夫人麼？兩個書童道：「怎的不是？花天荷道：「既然是，何你老爺說，與他一般模樣？」兩個童子道：只怕昨日花老爺遠望，看（見）不明白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怎看不明白？若是略有二三分相似，也還說看差，竟大相懸絕，如何是一般模樣？想來還是你老爺作成的圈套詐我。」心上又暗暗想道：「我如今官也大了。他又中了進士，都是衣冠中人物，若不早慎於初，徒結了親。百姓盡知，三軍皆見，就是人物醜陋，與柳青雲毫不相似。已是斲木成舟，怎好退悔？到其間縱埋怨柳青雲亦無用矣。莫若還是今日斟酌於始為好，但只是柳青雲一段好意，如何辭他？」暗又想道：「只是以軍事緊急，恐上任遲了不便作辭。他也十分不能留我。」又想道：「縱辭了他去。然有天台老人的圖冊為聘，終是一個不了之局莫如只說此冊軍中要用，且借了去容到上任之後。另行聘禮為訂，他乃明自人，是自然就知道了。」正是：

定聘本無錯，多疑誤入選。

姻緣鸞與鳳，反作觸藩羝。

花天荷只因這一借冊，有分教：疑更生疑，悔而不悔、不知後來花天荷如何了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